

一部品质剧如何落地广东?

《明日乐园》佛山开机,影视“政策包”结硕果

今年5月,广东省出台了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六大“政策包”。其中,《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广东影视政策15条”)的影视政策可谓领跑全国。一段时间以来,广东好政策如何真正在广东落地,成为全国影视从业者关注的焦点。

11月25日,监制许宏宇携手导演杨宇飞、编剧胡婷打造的无限流超现实热血奇幻剧《明日乐园》在广东佛山开机。这部剧集从6月在广州立项到11月在佛山开拍,不到半年时间,真正体现了“广东速度”,也为“政策包”的落地路径打了样。



《明日乐园》开机仪式

广东速度:从剧集立项到开拍不到半年

“政策包”提出了一揽子87条政策措施,覆盖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六个领域。很快,新政策吸引了多家全国头部公司和项目落地。广东兴格作为上海兴格的全资子公司,是响应政策快速落地广东的首批影视企业典型代表。《明日乐园》便是广东兴格的首个项目,成为广东影视政策15条推出后落地企业在广东开拍的首部长剧,并入选广东省文艺精品(文艺人才)扶持专项资金2025年度第二批电视剧及网络剧项目。

杨文红是兴格传媒董事长,也是《明日乐园》总出品人、总制片人。谈及

广东影视政策15条,杨文红表示:“我们自认为《明日乐园》是创新性项目,所以对广东的影视‘政策包’,寻找助力项目的内容,发现其中包含对剧本创作、拍摄制作、播出全流程的资助,政策规划很周到。相信广东的政策对于渴望做精品剧的团队会有吸引力。”

广东环境:既契合原著又利于演员表演

《明日乐园》由钟楚曦、尹昉、敖子逸领衔主演,张雅钦特邀领衔主演,黄晓明、郑云龙、王丹妮、饶嘉迪、王润泽、叶浏、程潇、沈月、周洁琼、任彬、王伊瑶、康亢等出演,将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据悉,该剧也是未来无限流题材在全影视行业的首个开机项目,具有极强的行业引领性和赛道开创性。

小说影视化开发如何进行?《明日乐园》计划以季播形式进行系列化开发,体现危机之下人类命运的选择,兼具科幻感和悬疑感。

《明日乐园》的监制许宏宇和导演杨宇飞均有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活、求学的经历。许宏宇说:“广东有烟火气、生活感,可以呈现末日世界的人性温度。我们这次在广东捕捉的很多拍摄画面和情绪是在之前影视剧里没见过的。”杨宇飞说:“广东的城市氛围契合小说的表达,我们在实景基础上拍摄,让观众拥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沉浸感、真实感。”

广东的生活环境也为演员找到了拍摄状态。饰演林三酒的钟楚曦是广州人,谈及主场拍戏的感受,她说:“这是我离开家乡后第二次回广东拍戏,而且第一次离自己家这么近,我非常适应这里的天气和饮食。”饰演朱美的程潇是深圳人,她强力推荐广东美食“桑拿鸡”。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坠落的审判》:什么才是真的?



大学生电影周优秀影评

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的《坠落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拒绝给予观众任何确定的答案。影片在白茫茫的雪山与孤寂的木屋之间拉开序幕,以一种近乎冷冽的镜头语言,将观众直接抛入一个封闭而压抑的空间。访谈刚刚开始,便被高分贝的嘈杂音乐粗暴打断——这不仅是一次叙事的干扰,也是影片对“真相可知性”的第一次叩问。

音乐在片中不仅是背景,更成为一种叙事的主体。它反复出现,遮蔽对话、扰乱记忆,甚至篡改情感。无论是丹尼尔偶然听到的父母争执,还是法庭上回放的录音片段,所有语言都在音乐的介入下变得模糊不清。影片借此提出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当叙述被干扰、记忆被覆盖,我们所能抵达的,究竟是真相,还是仅仅是某种被重构的“叙事”?

死亡的发生并未带来解答,反而开启了更多重的谜团。萨穆埃尔躺在

雪地中的尸体,是自杀还是他杀?桑德拉是否与之有关?影片无意提供明确的线索,而是将观众置入与角色相同的认知困境。我们只能依靠零碎的证据:一处血迹、一段录音、一个孩子的回忆、丈夫的抑郁病史……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关键,却也随时可能被推翻。真相,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

语言在本片中不仅是沟通的媒介,更是权力与隔阂的象征。桑德拉作为德语母语者,生活在法语的环境中,这种语言上的“他者”位置,隐喻了她在婚姻与社会中的边缘处境。法庭上,她被迫以不熟练的法语自辩,每一个词语都可能被曲解、被赋予本不存在的意图。言说越多,误解越深;解释越细,真相越远。语言不再是通往真实的桥梁,反而成为阻隔理解的墙壁。

随着叙事推进,影片逐渐从一桩死亡案件的调查,转向对司法系统与性别偏见的批判。在法庭上,检察官不追问事实,而是执着于塑造一个“可被定罪”的女性形象:她的身份、她的文学创作、她与丈夫事业上的落差,统统被编织成有罪的证据。桑德拉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被审判,而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女性作家”“冷漠的妻子”等标签的集合体被审视。她的复杂性被压缩为非黑即白的二元选项,审判由此沦为一场关于社会规训的展演。

影片并未将桑德拉塑造为完美的受害者。她冷漠、自我,甚至在情感上有所保留。然而正是这种不完美,凸显了审判本身的荒谬:一个人的生命,竟要被简化为一个道德判断题。更令人不安的是文学与现实的边界在此过程中的消融。桑德拉与萨穆埃尔都是写作者,他们的小说情节被法庭当作现实证据,虚构被误读为事实,生活被叙事所侵蚀。这不仅是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质询,更是对“真实”本身的一次深刻解剖。

在这场语言的暴力与司法的荒诞中,最令人心碎的或许是孩子丹尼尔的视角。他那双因意外而部分失明的眼睛,成为影片最有力的隐喻:他无法看清一切,却被迫见证一切。作为唯一在场的目击者,他不仅要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还要在法庭上面对父母婚姻中不堪的细节。他的记忆被反复质疑,他的情感被不断撕裂。

然而,正是在丹尼尔身上,影片找到了一种超越司法真相的“真实”。当他最终选择相信母亲,不是基于确凿的证据,而是出于爱与理解,一种不同于法律真实的“情感真实”得以浮现。信任本身,成为一种更强大的叙事。

影片的结尾冷静而克制:桑德拉无罪,但胜利无人庆祝。她回到家中,与儿子相拥。丹尼尔落在她额头的吻,是谅解,也是救赎。当她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照片,那一刻的恍惚,道出了时间与变故在生命中刻下的无法磨灭的痕迹。

《坠落的审判》不是一部关于谋杀谜题的影片,而是一部关于叙事本身的电影。它揭示出:真相从来不是客观的终点,而是无数叙事角力后暂时稳定的结果。在语言、记忆、性别、权力的交织网络中,我们如何讲述自己,又如何在他人的讲述中被定义,才是这部电影留给观众最深的叩问。

孔怡灵(暨南大学)

投稿邮箱:
xindazhongyingping@163.com



《坠落的审判》海报

长跑者之歌

□张弛

每当看到运动会上的长跑镜头,我就会想起酒尚选。

“酒”这个姓氏很少见,今天的体育迷可能也很少有人知道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是男子万米跑的冠军;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他却成了男子万米跑的最后一名——没错,最后一名。恰恰是这次意外的失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1997年我刚当体育记者,第一次到上海采访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海新建的体育场,可以容纳八万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体育场,恢弘壮观。除了八运会开幕式,万米长跑是最能展现八万人体育场盛大场景的比赛。

那天下午,我先到体育馆完成了一个采访,然后赶去八万人体育场。等我入场时,参加男子万米跑的其他运动员已经冲过了终点。偌大的赛场上,只有一个运动员还在孤独地奔跑着——那就是河南长跑老将酒尚选。人们知道他是四年前七运会的万米跑冠军,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已37岁了。赛前,他腿部受伤,比赛中又意外跌倒。其他运动员已经跑到终点,

他还剩下三圈。时近黄昏,在体育场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只有他一个人在空旷的赛道上孤零零地奔跑着……

就在这时候,一个动人的场景出现了。数万名观众没有走开,有些走到出口的观众又返回座位。数万观众全体起立,用暴风雨般的掌声,为这位落后的强者鼓劲、加油。

我的脑海中立刻想起鲁迅的名言:“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跑者和见了这样竞跑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我就在运动场的座椅上,在朦胧的夜色中,写下一篇几百字的短评:《为落伍的强者喝彩》。我为酒尚选悲壮的坚持喝彩,也为上海观众喝彩。在现场,我还不能背诵鲁迅先生这段话,那时也没有手机可以查证,为了确保发稿的准确,我赶回住处,马上打电话给鲁迅研究专家即存平先生进行核实,告诉他:“鲁迅先生说的情景,就在我的眼前。”他立刻把鲁迅的话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当时记者大多已离场。他们在冠军产生之后,纷纷去新闻中心发稿。结果让我这个迟到的记者捡到一条“迟到”的新闻。在赛后结束后的新闻评选中,此稿获得了八运会“好新闻”二等奖。

后来,这幅画面多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每一次看到运动会,每一次看到长跑者,我的脑海里就会想起酒尚选。令人惊喜的是,他在第二年东山再起,夺得了曼谷亚运会竞走冠军。

跑步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运动项目了,首届奥运会就有马拉松。而中国最早的跑步比赛,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比传说的马拉松早了500年。在酒尚选的家乡,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有“马其先”的记载,“马其先”是对善跑者的称谓。

我年轻时没有长跑的经历,却没有对长跑的思考。我当兵时,在军营里,每天早晨围绕着一个叫乌拉泊的河滩跑步,整整奔跑了四年。但那时只是为出操而跑。直到八运会,直到酒尚选,让我开始思考长跑的意义:奋斗难免失败,输赢不在一时,人生需要目标,关键在于坚持。

长跑给我们带来人生的动力,还有更好的生活习惯。白岩松的抑郁症就是靠长跑治好的,现在他成为长跑的形象大使。村上春树坚持长跑三十年。他说,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就在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想到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长跑可以健脑;对于老年人来说,长跑可以延缓大脑退化。在跑步中,让我们享受思考、独处、自由和超越。

而今,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刚在广州结束,多场马拉松又将在海南开跑,我又想起了酒尚选,同时还想起香港诗人、电影评论家何达,他一年四季天天跑步。我在新疆结识他时,正值冬季,他竟然只穿一条单裤。他有一首诗《长跑者之歌》:

“每一步的终结就是下一步的开始。长跑者啊,你这样不停地跑着,跑过了几十个年头,你不累吗?”

“不,我不累。疲倦只是片刻的喘息,转眼间又生出更多的精力。只要血,在舒畅地奔流;只要肺,在尽情地呼吸;只要心,在合拍着步履……”

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太像长跑了,有时快,有时慢,也可能落后,但贵在坚持。

长跑给我们带来人生的动力,还

名,他经常为胡楚作词却不曾为龙靛作,龙靛献诗求词曰:“牡丹芍药人题遍,自身如鼓子花。”张先遂为龙靛作《望江南·与龙靛》一词,中有“标格外尘埃”之称颂。龙靛得获此词,顿时笑颜逐开。

张先以词名世,诗亦不俗,为苏轼所称赏。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云:“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湖州西溪》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与余和诗云:‘愁似鲤鱼知夜永,懒同胡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可见他的诗并不逊色于他的词,然而大多没能流传下来,清冯应榴在《苏轼诗集合注》卷十一注中即有“子野诗世不多见”之语。

元丰元年(1078),张先去世,享年八十九岁。第二年夏,刚刚调任湖州知州的苏轼亲临张先家吊唁,并作《祭张子野文》,中有“人亡琴废,帐空鹤唳”之句,表达知音难觅之叹,痛失知交之悲。

当然,这也是张先作为创作者,自己非常得意的警句。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古今诗话》云:“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文友以张先《行香子》词中有“断钟残角,又送黄昏。奈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句,赞叹之下送他“张三中”雅号,张先听后,大异其趣,说何不呼作“张三影”?因为他的词《天仙子》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归朝欢》有“帘压卷花影”,《剪牡丹》有“堕风絮无影”等句,皆为他平生得意而传诵一时之作,而“张三影”较之“张三中”更贴切也更雅致。于是,“张三影”不胫而走,迅速在朋友圈传播开去,成了他最响亮的别号。

与柳永一样,张先也很受歌伎们追捧。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张先晚年退居杭州,官妓胡楚、龙靛皆有诗

别号“张三影”

□晏建怀

家乡的红米

□黄永治

这些年,老家因修建水库,许多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年轻人如候鸟般外出谋生,孩子们也离家求学。曾经喧闹的村庄,渐渐沉寂,大多剩下上了年纪的老人。

外出的平时与家人通过电话保持联系,偶尔回来,家里的老人便给他们捎上各种土特产。这几年,村里开始试种一种新品种——红米。大哥大嫂已年近八十,但身体硬朗,一辈子闲不

住,种菜、插秧,按着节令忙碌,也跟着种起了红米。

大哥是种田的老把式,样样精通,做事尤其细致。年轻时,家里就指望着他这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和大地撑起了整个家。劳碌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却从无怨言。

在大哥手里,种红米和种别的庄稼一样,关键在“用心”。他常说,庄稼是有灵性的。播种、除草、施肥、防虫

害,每个环节都得用心。比如用除草剂省事,那是对土地不敬,种出来的东西也不干净。年轻人笑他落伍,他则笑笑,依旧我行我素。

时光不负有心人。大哥种的红米,颗粒格外饱满。新米刚收下来,他便急着打电话,叫出门在外的我们回来尝鲜。当我们陆续回来,带着大包小包,家里顿时充满了生机。哥嫂忙里忙外,张罗饭

菜,满屋都是欢声笑语。饭桌上,是热腾腾的红米饭。

欢聚总是匆匆。到了离开的时候,哥嫂忙着将红米仔仔细细分装成好几份,分到最后,所剩无几。

车走远了,哥嫂的日子又回归日常了吧?明年的红米,想必还会继续种下去?对于他们而言,那不仅仅是一季作物,更寄托着对亲人团聚的期盼。



高山(中国画) □羊草

11月28日,“观山偶趣——羊草作品展”将在荣宝斋广州(越秀区东湖路123-3)开幕,展出羊草作品近50幅,以山水、花木、人物等不同题材,呈现出他在水墨创作上的多样探索。展期至12月4日。